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五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三十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

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芽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絀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為子孝為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為孝乎塗廩弗下得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即

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卧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為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

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勲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

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無忌固讓詔答曰黄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為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克翦多難清寓内盖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

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為趙州刺史以趙為公國房玄齡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褒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澧州刺史國於鄖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無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

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顧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
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
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邪遂止後帝
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
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
忌玄齡勣言東宫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
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
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

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五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傅官聽罷太子太師遙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大道非臣等愚所及誠

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

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無忌頤無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宫皇太子悲慟無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宫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

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率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傅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

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
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
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無忌姦雄天下所
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
嘯同惡且為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
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為戎首
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無
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

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為失今無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沖等於嶺外從弟渝州

刺史知仁貶巽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投繯卒沖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期親皆謫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巽襲

封初無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均為猗氏令

無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為晉王敞以庫直從畋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即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籞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為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稟償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

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

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為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

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

秦王征討嘗侍旁與聞祕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

汲操為釃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

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為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

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謚曰安葬

給鼓吹至虞罷

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兒為韓瑗妻無忌得罪詮流嶲
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
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為涼州長
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
懼持滿才能仇已追至京屬吏訊掠色不變曰身可殺
辭不可枉吏代為占死獄中無忌族叔順德
順德仕隋為右勲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為高祖親
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

人乃結隊按屯大將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跳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陜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户賜宫女詔宿内省俄以受賕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𥿄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

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為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宇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頹然醉遂召為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修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弔之贈

荆州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為薛舉通事舍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隷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冐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

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

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
氏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
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為
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
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
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
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簡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
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

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横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勌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

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敎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飡和染敎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

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别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𤣥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宫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鷄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悦曰人

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絶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内以為餘寇不可無酋長故璽書鼓纛立為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既開許為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為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

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孳之不能盡亦猶可北敗
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内懷之以德
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
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
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
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
四境手足也殊裔絶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
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

將付銳兵十萬翔擒雲翮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
庸人爾猶能擒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
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
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
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湯
平不見省進黄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
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郜鼎太廟春秋
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

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誦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慾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

母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勲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絶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

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
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
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
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
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
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
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
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

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内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内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

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彦甫彦
沖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
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為臨汝尉安
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窆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
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
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
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
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徳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為五百依古則緐請崇寛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頴川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賔客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帝

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鋭況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寛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𢘿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

黜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
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毋
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
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
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無忌死義府等
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及
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
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

年帝造奉天宫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為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為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為之兼崇賢館直

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撿校吏部尚書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誣言濟等忠

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
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帝嘗從
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
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
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
有衣由是言之省傜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
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
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

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絓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馳賊没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轝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兾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異母兄恒上元中為黄門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

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韋懐太子之廢盡赦宫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義琰改葬

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
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禄大夫聽致仕乃歸
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再拱
初起為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子巢幼豪
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絶其交游後亡走
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
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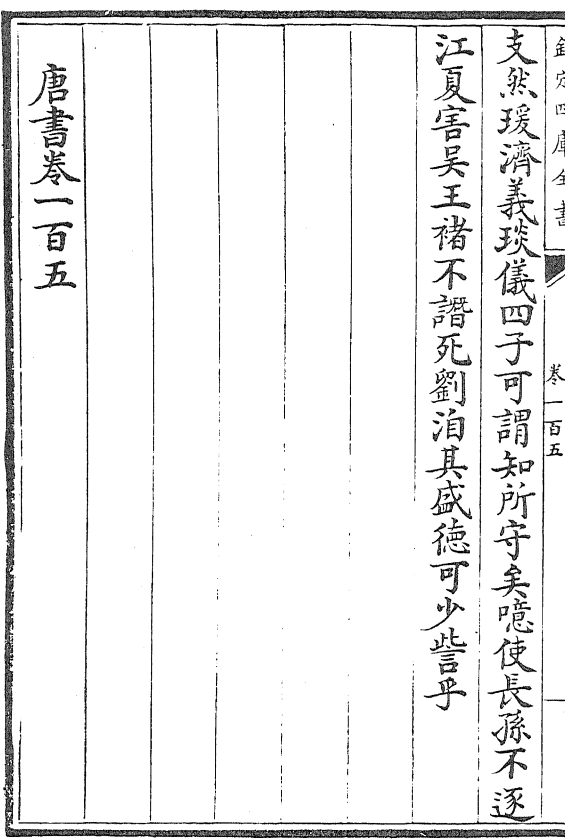
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曰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柰何倨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為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綰為柏人令有仁政縣為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陜州陜人父弘為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為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為沙門服寖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稾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為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蹇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

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猒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内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搆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

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之女中宗時為昭容追贈儀為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黄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邪内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日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咮鳴晨胙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法不可



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吴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唐書卷一百五

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長孫無忌傳鄭仁恭○舊書作鄭仁泰

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謹案卷一百三第一頁後五行及其將亘盧襃刋本襃上衍行字據舊書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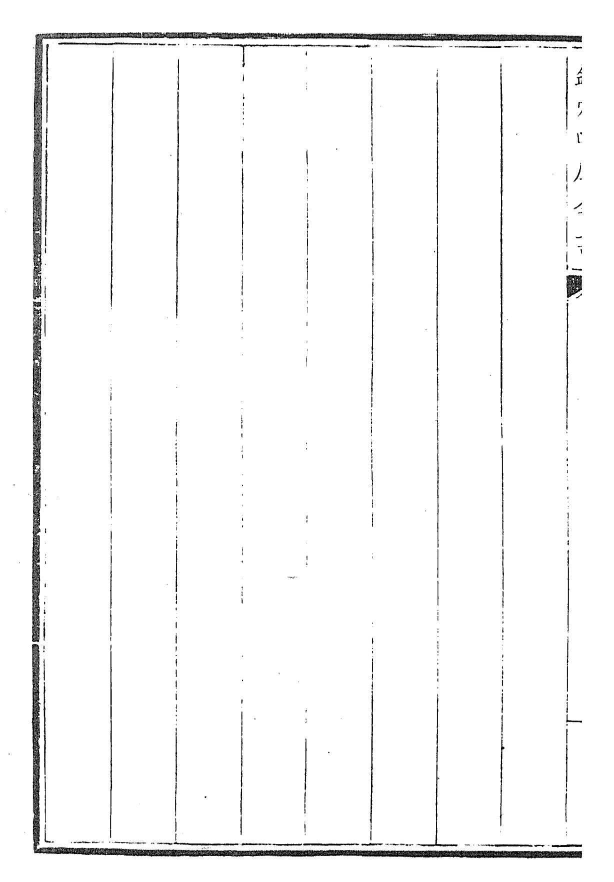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六行太學博士王頍按隋書文學傳作王頍此作王頗與舊書王珪傳同

第十三頁後二行非不知地惟土中刋本脫惟字據舊書增

第十四頁後五行宜數逮問以裨萬一刋本脫以字據舊書增

卷一百四第十三頁前二行誠無將相材刊本無
訛無據舊書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族孫易之昌宗刊本孫訛子據
舊書改
卷一百五第十頁前六行尋坐累還第刊本尋訛
等據明監本改
第二十頁後四行客宣城石仲覽家按下卷高智
周傳亦載此事而云共依江都石仲覽兩傳互

異必有一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曾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唐書卷一百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三十一

杜二崔高郭趙楊盧二劉李孫那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為世歆美調武騎尉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

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婭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悦賜綵緞二百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頷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裨闕失朕其慮危亡

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㝡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兾裨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

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出為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

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擿義府釁缺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圖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為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貶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

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子以兄子志静為嗣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

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為縣令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咸監軍出討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譟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為汾州長史開元中為

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鄢陵人仕為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溫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為言乃止知溫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衆孳夥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闔不

設備羌恠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温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復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温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累遷尚書左丞轉黄門侍郎脩國史永隆初以秩早特詔同門下三品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謚曰忠子泰之開元時為工部尚書謂之為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戸二百終少府監皃知悌亦

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
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儉之破
突厥斬泥孰匐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士
佐行儉平夷寇有功終戶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
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擢秘書郎弘文館
直學士嘗覆弈誦碑無謬者三遷蘭臺大夫孝敬在東
宮與司文郎中賀敳司經大夫王真儒並為侍讀得告

還鄉里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俄拜壽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既乃録獄訟考耕餉勤惰以為常遷正諫大夫黄門侍郎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知温劉景先修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滋久之罷為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槩授右散騎常侍請致仕聽之卒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謚曰定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

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産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躓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祭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

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繪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為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為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栢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錬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髙氏後無聞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

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真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髙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令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專國罷為國子祭酒出檢校陝

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為周興所誣構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喪母事父篤孝通書傳仕隋為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為詹事府主簿太宗時預論譔録勤繇太子舍人進黄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出為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禄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官

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為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
是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孝諸儒更
詰辨隨問酬悉舌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為我陳經之要
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
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為
學士卒年八十二謚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曾孫羚
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
牙緋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為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

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詡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羚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為出涕云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為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為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

召盧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敦禮不為言
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
遷兵部侍郎出為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詔撫輯
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
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為下所殺詔往
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
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永徽四年拜侍中
監修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

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宫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為定襄都督府司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為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尚書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雅與玄感不協嘗表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即位以素有功于隋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

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還司農卿為崑丘道副大總管破處密殺焉耆王降駁支部獲龜兹于闐王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

都督謚曰質弟弘武

弘武少脩謹永徽中累為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荆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尒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他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謚曰恭三子元亨元禧元禕

元禧為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資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並至刺史

纂字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為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謁長春宮遷累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為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

衣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温彦博以過誤當宥乃免後為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進黠吏度時舞數以自進終戸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謚曰恭纂從子昉武后時為肅機字文化及子訴治先蔭昉方食未即判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寃而未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思道之孫父赤松為河東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

部郎中終率更令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
襲爵貞觀初為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
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敘夏商
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
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為出位帝不許
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别駕尚書左丞高宗永
徽時坐事貶簡州司馬閱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湯
泉故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拜刑部尚書以金紫
光禄大夫致仕卒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
吾死歛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
木椁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
督謚曰定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
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
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
善類此弟承業承泰承業繼爲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

能名

承泰字齊卿長安初為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曰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壁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為通顯巨人及拜幽州刺史而張守珪隷果毅齊卿厚遇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踰斗不亂寛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從孫藏用别有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爲内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録咸以爲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黄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釐補

敭闕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歳千四百
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
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第一付吏
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勲若坐貿當責雖經赦
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内外官一品
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
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畧盡若歳入流五百人則
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

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别新加其類寖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奬勸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

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
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
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
儔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
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
清其選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敝乃
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勲戚子進取無他
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欷累嘆奏決

日為再不食詔巡察關内道多振宽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為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禄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為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

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宣

子齊賢襲爵鎵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

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鷂可捕取

帝曰齊賢豈捕鷂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遷黃門侍

郎脩國史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

裴炎為侍中辨炎不反后怒左遷晉州刺史道貶吉州

長史永昌中為酷吏所陷繫州獄自經死沒其家建中

三年贈太子太保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父應

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中員外世以為罕

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為常衮盧杞所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烈表為元帥判官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才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初以疾自乞罷為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李敬玄亳州譙人該覽羣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

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祕書讀之為人峻整
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
館學士遷古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
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敏
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為造姓歷狀式銓簿鉗鍵周密
病心太勞死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寖
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彊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
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繇𢇍及殿罻本末無少繆

天下服其明杭州叅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贜抵罪
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
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爲鄭州司功叅軍後至
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徳行聞其鑒拔率若此咸亨二年
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
品監脩國史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
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
家髙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

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持異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逞憾故彊臣以不能帝厭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劉審禮為先鋒鏖虜敬玄按軍自如審禮戰殁尚首鼠不進乃頓承風嶺又阻溝淖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戰湟

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即還府視事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贈兖州都督謚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二子思沖守一思沖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郢令孫紳別傳

敬玄弟元素為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橫調民黄金造常滿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暕爲少損吏以私

財助之延載初繇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武懿宗所構與綦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貌魁秀有幹畧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賊手斂賊酋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候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擊劉武周因判并州總管府司馬裴寂失律巢王元吉棄州遁德威總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為武

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寛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

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半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畧之會母喪免既除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襄陪葬獻陵德威於閨門友睦為人寬平生平所得奉禄以分宗親無留藏

子審禮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煑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

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環為間友得禄多貲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内外無間言遷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與戰敬玄逗撓不前審禮敗為虜執其子尚乘直長殆庶及延景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徇忠以没非有罪宜

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蓄良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審禮贈工部尚書謚曰僖

延景字冬日終陜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吏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為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温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隷

審禮從弟延嗣為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茍生為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温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録忠當敘以裴炎近

親裁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咨嘆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中書令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譔勞數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為少司成以老致仕卒子佺延和初為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

兵二十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泠硎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没佺氣褫乃紿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挈聚軍中幣萬餘疋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佺以悌同見獲送默啜所殺之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懐貴俱以

博學聞感亭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
即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
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
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
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内人獨居何繇發揮天
資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
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
致勞比苦風虛奉㫖下恩㫖不許彊勉加以趨侍朝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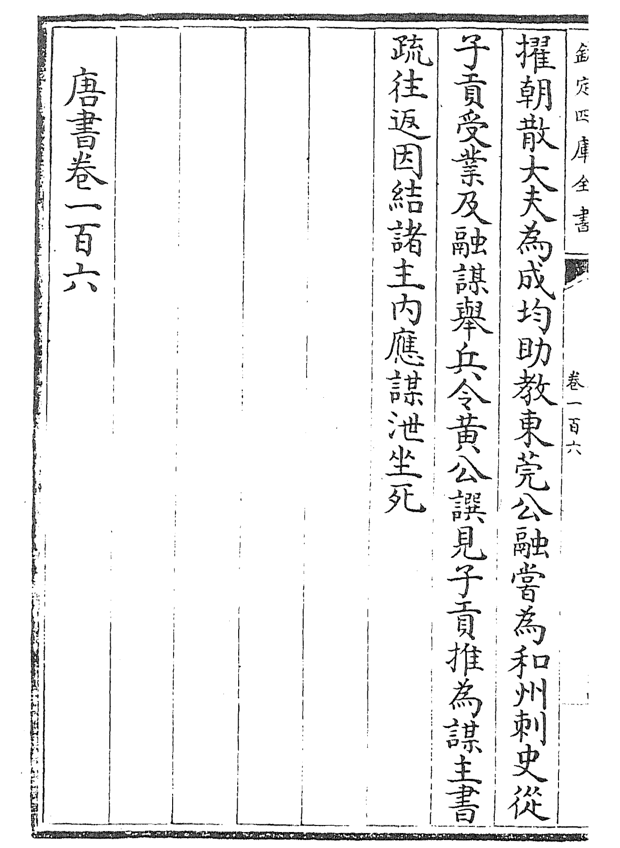
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垂曆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為内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

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為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以姦贓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它使者至文偉内悸自經死

高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秘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

擢朝散大夫為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為和州刺史從
子貢受業及融謀舉兵令黄公譔見子貢推為謀主書
疏往返因結諸主内應謀泄坐死

唐書卷一百六



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崔知溫傳贈幽州大都督○舊書贈荊州大都督

高智周傳子繪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

○舊書繪子捷

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四十七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七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三十二

傅吕陳

傅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兹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黄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免

從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
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術官薦弈自
代弈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為恨於是人多儉
仁罪弈遽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弈謂承亂世之
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黄帝廢之咸池六英堯
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巳日乃孚革而
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
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

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齏傷弓之鳥驚曲
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
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
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
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顛
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
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

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奕獨是之為衆沮訕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佛祠然惟西

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崇尚佛法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熒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譏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道源

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荅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奕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訹夷狄以自神至入中

國而孅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之死當倮葬奕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駮者為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奕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

長通曰明達吏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温彦博白才天悟絶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删落煩

訛撥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剟其三篇卜宅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宅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為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為商武庚

為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為宫趙為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説爾按堪輿經黄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黄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然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為配宫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為水姓齊鄭宋為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宫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禄

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

以悦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

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

餘殃豈刼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常與善人天人之交

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絶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

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

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歴陽

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禄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禄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偕驛馬身𣏾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尩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偕禄

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
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絶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
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
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
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
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
歲丁未為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
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

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禄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殺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禄下法得嫡孫財若禄其孫邵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

感慕之所也䰟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顏齧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為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為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

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已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産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産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

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孫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賊孫有後于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絶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

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為之古之葬竝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冢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為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為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為葬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幸於是相塋隴希官爵擇

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
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斁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
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陳圖屢稱旨擢太常丞麟德中以
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預修書及著述甚多子方毅七
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為右衛鎧
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
玄酒生芻祭路隅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

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為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宫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収山西之寳長羈利策横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廹匈奴巴隴嬰吐

蕃西老千里羸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閭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飢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頼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甿遺

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逆為盜賊揭挺呼嘑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受夷裔而鄙中國耶亦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廥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粟陛下何與遏之武后奇其才

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嶺頊唐虞不敢荒寧其

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廼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良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

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照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

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慮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

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期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於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何為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冑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

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

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
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勅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
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
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也
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
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
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
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

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
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
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
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
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
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興夫妻不
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
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

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

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絶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

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為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饉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䘏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粟麥牛羊為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為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蹊以待

陷後為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與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凉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隙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

其餉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
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
力寡之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涼士馬
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致
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
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
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
世為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

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獪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為空今迺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

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絶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

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六驗也蜀士尫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為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

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𡚁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静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興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名見使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

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滌蕩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

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智不為愚者謀勇不為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偽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

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效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汩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禄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絶食不知食絶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

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
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
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
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
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
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
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
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

甲日敵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虚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悦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髙置幕

府表子昂叅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畧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玄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為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歷初以

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
聞者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
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
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
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
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
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
海内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歷中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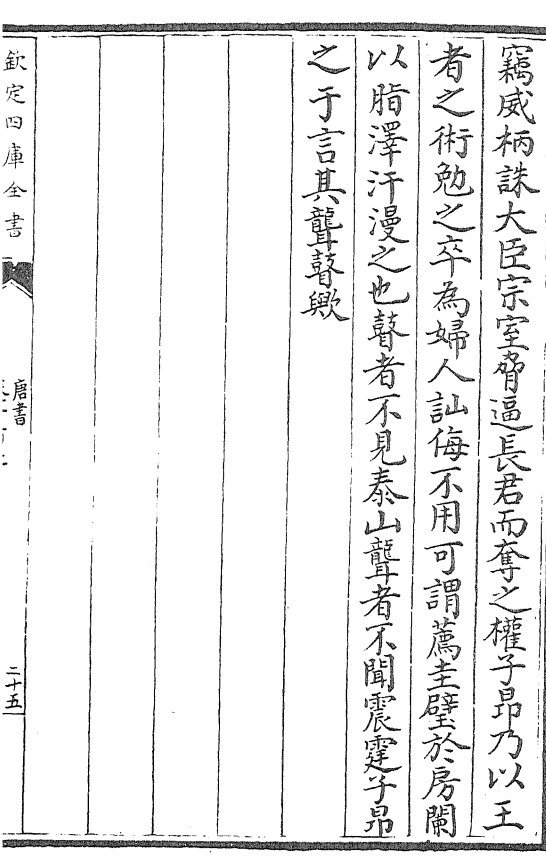
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昜甫簡甫皆位御史

王無競者字仲列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欒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尚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詆權幸出為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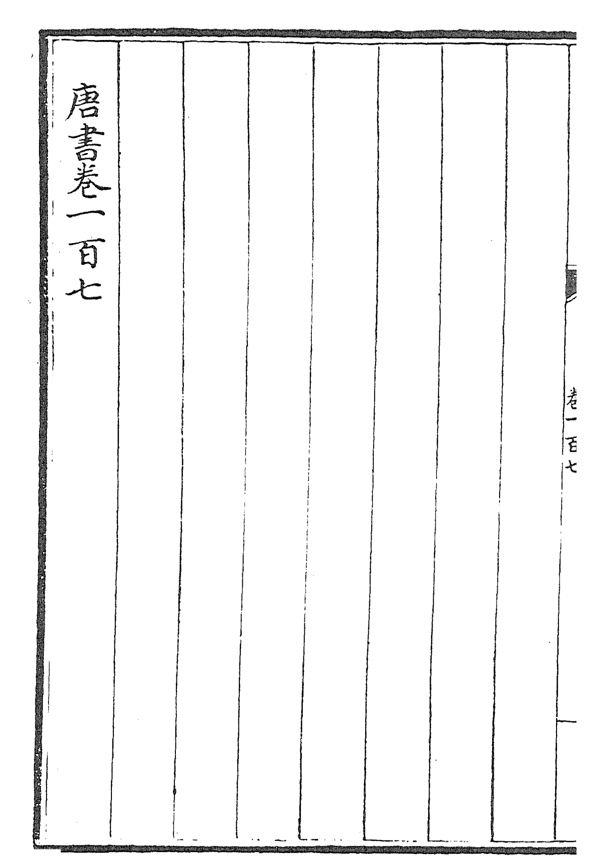
坐常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搒殺之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掞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從居汲元少負志畧好論辨來游雒陽士爭慕嚮所與造謝皆縉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謚昭夷先生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



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聾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唐書卷一百七

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陳子昂傳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死○臣德潛按舊書子昂父在鄉為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據舊書是子昂之歸父未死也且無廬冢事兩書情事不一

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六第三頁後三行爲縣令刋本縣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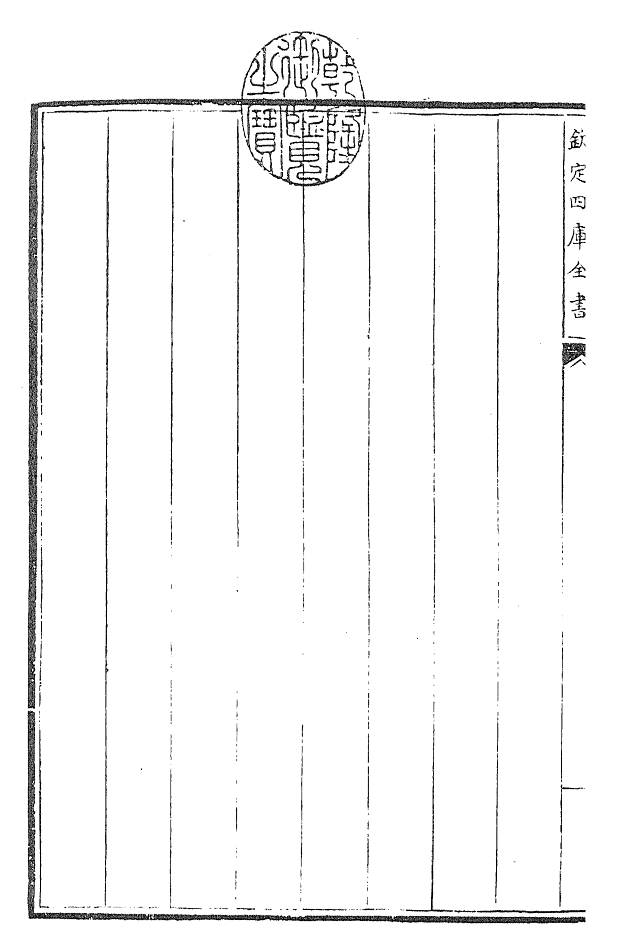
黜據本書地理志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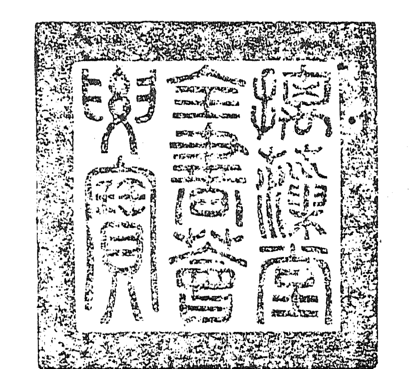
第六頁前一行江都石仲覽按本書來濟傳又云

宣城石仲覽二傳互異

卷一百七第五頁前六行殷周時有卜宅之文刋

本宅訛擇據周書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